

名家散文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

Mingjia Sanwen
Zixuanji

自选集

散文六十篇

吴泰昌 / 著

华语文学
100年全景
回望与梳理

收录 吴泰昌散文
《作家可贵的友谊》《峨眉山人》《红红的小辣椒》
《失约的家宴》《走进叶圣陶家大院》
《送别陈忠实》《忆杨绛的谦和、细致》等
重要篇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名家散文
自选集

散文六十篇

吴泰昌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六十篇 / 吴泰昌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10

(名家散文自选集)

ISBN 978-7-5139-1738-4

I. ①散…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46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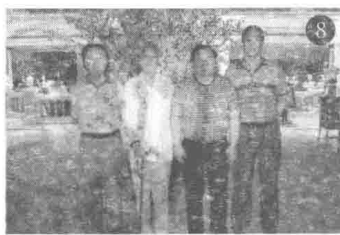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散文六十篇

SANWEN LIUSHI PIAN

出 版 人	许久文
总 策 划	李继勇
责任编辑	程 旭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6 印张
字 数	25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738-4
定 价	3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① 1985 年吴泰昌陪同巴金看望沈从文、张兆和伉俪

② 1980 年 4 月冰心在书房中为吴泰昌题字留念

③ 1981 年吴泰昌和恩师朱光潜在北大未名湖畔

④ 1994 年吴泰昌与钱锺书、杨绛伉俪在家中留影

⑤ 1984 年吴泰昌去北大看望恩师吴组缃

⑥ 1980 年 3 月吴泰昌赴津听孙犁长谈——《文学和生活的路》

⑦ 聚谈（2017 年）：坐者（左起）王蒙 吴泰昌

后站者（右起）单三娅 张抗抗 姜戎 吴喆

⑧ 小聚（2016 年）：吴泰昌（左一）与邓友梅（左二）、吉狄马加（左三）



2006年11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铁凝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吴泰昌与铁凝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留影。

散文六十篇

目录

第1辑·1978年—1990年

周恩来与第一次文代会 / 2

郭沫若《女神》的修改本 / 5

作家可贵的友谊 / 10

刻在心上的记忆 / 14

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 / 19

“亭子间”里的周立波 / 26

峨眉山人 / 30

徽州道上 / 34

石头弹子的故事 / 37

有星和无星的夜 / 43

红红的小辣椒 / 53

乌木雕的情思 / 58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 / 63

巴人：“开卷有益” / 69

一氓老的雅趣 / 71

咸鸭蛋和松花蛋 / 83
巴金这个人 / 97
海棠树下的约会 / 109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 / 114
月光会照亮路的 / 127
梦的记忆 / 144
鲜鱼浓汤 / 149
燕园的黄昏 / 154
紧含眼中的泪 / 159
扉页上的话语 / 168
致红场卖画女郎 / 171

第2辑·1990年—2000年

秋天里的钱鍾书 / 176
在意大利寻觅 / 184
憾 事 / 192
我的戒烟 / 195
失约的家宴 / 200
飘动的红叶 / 204
橄榄树下历险记 / 207
我的睡眠 / 215
忆不尽的冰心 / 220
毛泽东：“我们欢迎你们！” / 226
朴老在我心中 / 228
断忆白尘 / 232
周扬书橱中的一本书 / 241

值得怀念的阿英 / 246

我的导师——杨晦 / 252

第3辑·2001年—2010年

秋耘领我进《文艺报》 / 258

走进叶圣陶家大院 / 264

拜见张恨水先生 / 271

盛会之际忆茅公 / 274

含笑的艾青 / 282

跟光年同志学做编辑 / 292

听孙犁长谈前后 / 296

巴金在杭州写作《现代文学资料馆》 / 306

情深意切的臧克家 / 314

写在南江红叶映天时 / 320

我与钱鍾书的交往 / 322

圣火，也在这里传递 / 335

永福时光 / 337

琐忆任继愈老师 / 340

向冰心贺寿 / 344

冰心与巴金的世纪友情 /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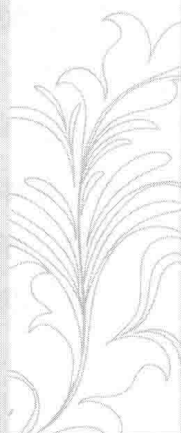
朱光潜与知心朋友沈从文 / 373

第4辑·2011年—2016年

送别陈忠实 / 398

忆杨绛的谦和、细致 / 401

第1辑·1978年—1990年



周恩来与第一次文代会

最近翻阅阿英同志遗留下来的关于第一次文代会时期的几则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一些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材料。

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这是长期被迫分离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隆重会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莅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使这次大会成为我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从阿英同志的日记中可以知道，在三个月的大会筹备期间，周副主席曾多次找文艺界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两次几乎是通宵达旦。5月13日日记：“今晚约谈话。八时，去中南海。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扬、沙可夫、胡愈之、萨空了、茅盾、何其芳，亦先后至。十时恩来同志来。首先谈文代会问题，次新闻纸问题，又次上海文化工作。第二部分谈完后，夜饭，旋继续谈至三时半。”显然，这是周副主席为了开好大会安排的一次重要的了解情况会。从参加的成员看，包括各解放区、国统区及刚从港澳、海外归来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谈了近5个小时，内容相当广泛，中心自然是文代会问题。所谓“上海文化工作”，据有些

与会同志回忆说，是指周副主席关心地询问起有关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事。“新闻纸问题”，是指研究了今后出版书刊用纸如何解决的问题。另一次是在大会正式揭幕前几天。6月24、25日两天日记记载，文代会党组曾长时间讨论了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6月26，周副主席及时听取了党组的汇报，该天日记载：“晚九时，与周扬同志等去中南海，向周副主席汇报，至晨四时许完。”这次汇报近7小时，可见汇报是何等详尽，周副主席听得何等仔细，指示又是何等具体。

从日记中得知，在会议前后，周副主席还亲自过问处理了文化界一些重大的带有政策性的事情。例如，郑振铎同志和阿英同志曾谈起，当时一些珍贵的文物无人管理，有散佚和被盜、被损坏的危险，希望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管理这方面的事，他们将这个建议向周副主席汇报，很快就得到了周副主席的支持。5月27日日记：“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整顿之。请彼计划，再找周副主席研究。”5月31日日记记载郑振铎来找阿英，阿英当即“写信给周副主席”。6月3日日记：“晚饭后，得周副主席电话，云十一时来访。候周副主席至夜四时，未见来。”6月4日日记说明周副主席昨夜临时有事未来。6月7日日记：“周副主席约下午五时谈话。到中南海，与副主席洽谈了文物管理组织等等问题，至七时。与颖超同志、李琳同志同回北京饭店。晚访振铎同志。”周副主席从党的统战政策出发，对文艺界一些名人的安排，也做了重要指示。例如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梅兰芳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会后是回上海还是调北京，周副主席都亲自指示。7月30日日记：“齐燕铭同志来电话，谈梅先生问题，周副主席要其留下。”

这几则日记，虽然简略，但可看出周恩来副主席对革命文艺事业的亲切关怀，但因相隔时久，已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由此，也使我想到几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历了不少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当时的同志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如果他们能将这些往事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记录下来，这对研究当代文艺发展史，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人帮”颠倒黑白，把毛主席、周总理领导关怀的文艺战线诬蔑成“黑线专政”，把周总理亲自倡议成立的文联各协会打成“黑组织”。介绍这几则日记，重温敬爱的周总理的教诲，也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生动批判。

1978年2月

郭沫若《女神》的修改本

抗战初期，郭沫若曾修改过《女神》中的个别篇章，准备出版。后来没有刊出。

那是1937年秋天。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全面抗战的隆隆炮声使他匆匆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的伟大斗争。他领导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日报》。他积极宣传文艺要为抗战服务，要求其内容和形式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顿时，《救亡日报》上宣传抗日的墙头小说、街头短剧、报告文学、速写、短诗百花争艳。郭老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也不闲笔。他写了一些有鼓动性的战斗诗篇（后来收入《战声》集中），写了《前线归来》《在轰炸中来去》等报告文学。他同时探索如何使历史剧为现实斗争服务。当时沸腾的生活使他不能安下心来进行鸿篇巨制。他选取了《女神》中短小的诗剧《棠棣之花》作为尝试。

比较一下早先的《女神》，可以发现作者对《棠棣之花》的改动是不小的。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适当地顺理成章地强调了团结抗日的思想。二、暗中批评了蒋介石打内战的不得人心。

如聂政的一段台词，原文是：

战争不息，生命底泉水只好日就消殒。这几年来，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争城者杀人盈城，争地者杀人盈野，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甚么。近来虽有人高唱弭兵，高唱非战，然而唱者自唱，争者自争。不久之间，连唱的人也自行争执起来。

修改后是：

这几年来常常闹着内战，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甚么。其实我们的敌人不在中国内部，是在中国外部的。我们中国人把外部的敌人丢掉，时常自相屠杀，将来怕只好同归于尽吧。

又如，剧末姊弟二人满腔热情的对话，原文是：

聂政：（起立）姐姐，你这么悲抑，使我烈火一样的雄心，好像化为了冰冷。姐姐，我不愿去了呀！（挥泪）聂荃：二弟呀，这不是你所说的话呀！我所以不免有些悲抑之处，不是不忍别离，只是自恨身非男子。……二弟，我也不悲抑了，你也别流泪罢！我们的眼泪切莫洒向此时，你明朝途中如遇着些灾民流

黎，骷髅骯骨，请你替我多多洒祭些罢！我们贫民没有金钱粮食去救济同胞，有的只是生命和眼泪。……二弟，我不久留你了，你快努力前去！莫辜负你磊落心怀，莫辜负姐满腔勛望，莫辜负天下苍生，莫辜负严仲子知遇，你努力前去罢！我再唱曲歌儿来壮你的行色。

改后的文字是：

聂政：不，我倒想不走了。我没想出姐姐你竟这样的悲哀，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都冷了一大半。聂姜：对你不住。我的确是有点悲哀，但我悲哀的并不是怕和你别离，乃是恨我自己身非男子。我假如是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也不悲哀了，悲哀终究是没有用处的。我虽然是女子，也有我们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计划。我要对着月亮，对着母亲的墓，向天盟誓，我要永远不辱没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我看，你现在可以去了。不要辜负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不要辜负了天下的苍生。好，你去吧。我再随意唱几句来壮壮你的行色。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作者在语言上也力求改得更口语化，原来典雅的文学语言成分多一点，不易上口。作者为了让修改后的剧本便于朗诵乃至演出，特别留意语言的通俗。

郭老修改用的是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7月出的第十版的本子。扉页上有作者用钢笔篆书写的“郭沫若章”四字，下边并列三次钤印了“郭沫若章”。可见这是作者的自用本。除用钢笔在书上修改外，改动多的地方还加贴了字条，作者在修改时，还随手改正了一些错字。

据阿英回忆说，1937年12月，郭老离沪去香港前，亲自将这个修改本留交给他，托他设法印出。因战局恶化，未能刊印。后来阿英去苏北新四军，此事就这样搁了下来。解放后，他同郭老几次谈到这件事。郭老在修订《女神》和校订《沫若文集》时都希望能看到这个本子。但阿英离沪后存留的书籍几乎全部遗失了。庆幸的是，这本《女神》几经辗转，于1965年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这大概与扉页上盖有“阿英”一方小型私章有关。阿英很快将这个信息告诉了郭老。那几年因为忙，他们相约闲暇时再细细地看。很快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没有机会来研究这本书了。1976年，阿英病重时，他在劫余的个人藏书丛中，竟然发现了它，还完整，只不过书皮脱落了。

1977年12月23日上午，郭老精神还好。我向他汇报《女神》修改本找到了，并请教他有关修改的情况。他说：“看了本子回想回想再谈。”不久就得悉郭老身体不好，而且是日趋严重的坏消息。我们怕他见到这本书勾起过多的回忆，情绪受影响，因此不敢轻易惊动他，总在盼望着他身体早日康复。

郭老生前没有重新看一遍40年前他的这个改本，这是一件很

遗憾的事。虽然那次修改，郭老1941年12月创作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第一幕时，已大体采用，但是它对研究《棠棣之花》这个剧本，对研究《女神》，对研究郭老历史剧，对了解郭老抗战初期的思想却是很难得的材料。在郭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这是很细末的一件事，但它有助于使人真切地感受“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连；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这句话的分量。

1978年6月